

谨以此书，纪念我们无法重新开始，一去就不再回的青春



这就是我想你时候的天空

# 天空上三公尺

>>

「意」菲德里柯·穆恰/著



当发现自己不再年轻的时候，这本书将带你回到长大之前的时光

沧桑时代给你最纯粹感动的超人气畅销书

**你会庆幸自己这样的年岁读到它，不早亦不晚**

早一点，你不知该如何放手 晚一点，你已经世故而冷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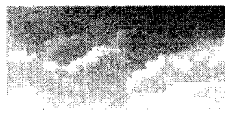
中信出版社·CHINA CITIC PRESS

# 天空上三公尺

>>>

.....

中 信 出 版 社  
CHINA CITIC PRESS



## << Chapter01

“凯蒂的屁股全欧洲最美。”法国大道的桥柱上，红色涂鸦大刺刺地炫耀着自己的粗俗。

旁边立着一尊古老的皇室老鹰雕像，它肯定知道谁是罪魁祸首，却始终保持缄默。

接近平头的短发，后脑勺像海军陆战队那样推剪得一片平整，身穿深色短夹克。衣领翻着，嘴里叼着万宝路香烟，雷朋太阳眼镜挂在脸上，一副酷样，其实他不需要这么武装自己。他的笑容很灿烂，可惜只有少数人有机会看到。

高架桥那头有几辆车停在红绿灯前蓄势待发，要不是车款不同，排成一列的感觉很像赛车。菲亚特迷你 500、福斯新金龟车、看不出车型的美国车，还有一辆老式朋多。

在一辆奔驰 200 车内，纤细的手指，指甲有啃过的痕迹，轻轻推入一张 CD，两旁音箱瞬间释放出摇滚乐的生命力。

车子随着车流再度出发。她很怀疑歌中所唱的，爱情真的存在吗？而她现在最希望她妹妹消失，因为她妹妹正坐在后座吵着要换 CD：“我要听艾罗斯，换成艾罗斯吧！”

他抽完烟，用手一弹，随着风势，烟屁股飞跃落地，奔驰车刚好经过。他走下大理石阶梯，拉了拉牛仔裤，坐上蓝色的本田 VF750。像变魔术似的，他随即陷入车流中，右脚控制换挡，加速或减速。强而有力的引擎让他的摩托车在拥挤的交通中破浪前进。

太阳持续攀爬，天气晴朗，她正要去上课，而他从昨晚到现在还没睡，今日一如往日。但在红绿灯前，他们并排等候，今日于是大不相同。红灯。

车窗开着，他看着她。她的金发不时被风吹开露出柔软的颈，脸上带着轻松而坚定的神情，蓝色的眼睛甜美而平静，半眯着陶醉在音乐中。如此恬静，深深地打动了她。

“嗨！”

她转头看他，一脸诧异。他笑了，骑在摩托车上的他停在她的车旁，宽阔的肩膀，双手晒成小麦色，才四月中，似乎早了一点儿。

“要不要跟我去兜风？”

“不要，我要去学校上课。”

“别去上了，找个借口。我去校门口接你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她勉强堆起虚伪的笑容：“我收回刚才的话，我并不想跟你去兜风。”

“很好玩的……”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我可以解决你的所有问题。”

“我没有问题。”

“这回轮到我不信了。”

绿灯。

奔驰车冲出去，把他自信的笑容抛在后面。她的父亲转头问她：“他是谁？你的朋友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个白痴……”

几秒钟后摩托车又追了上来。他左手抓着车窗，右手微加油门，反正时速四十公里对他而言毫无问题。

有问题的是她的父亲。

“这家伙在搞什么？他干吗靠这么近？”

“爸，别担心，我来搞定。”

她转过头去。

“喂，你没别的事情做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想办法找事做啊！”

“我已经找到我想做的事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带你去兜风。我带你去奥林匹克运动场飙车，再请你吃早餐，然后就送你回学校。我发誓。”

“你发的誓应该没什么价值可言。”

“那倒是真的。”他笑了，“你看，你已经知道我不少事了，老实说，你喜欢上我了，对吧？”

她笑着摇头。

“够了。”她从包里掏出一本书，“我要来解决我唯一的问题了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拉丁文。”

“我还以为是性。”

她恶狠狠地瞪着他，这回笑容不见了，连假装的都没有了。

“手拿开！”

“你要我放在哪里？”

她按下按钮：“有我爸在，我不方便说。”

电动车窗开始上升，他等到最后一刻才放手。

“后会有期。”

他没听到她说的“不可能”，车头朝右骑入弯道，放慢速度，然后踩油门加速消失在车流中。恢复平静的奔驰车继续前进，目的地——学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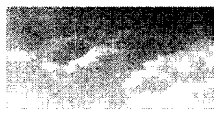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坐在后座的妹妹突然探头到前座来问道，“大家都叫他‘第一名’。”

“我看他是个白痴。”

她打开拉丁文课本，开始背诵，突然又放下书看着窗外。这真的是她唯一的问题吗？反正不是刚才那家伙说的那个，她也不会再见到他了。她回头专心看书，车子左转，开向天主教法孔尼耶里高中。

“我没有问题，而且我不会再见到他了。”

她不知道自己错了，而且两件事都错了。



## << Chapter02

苍白的月亮高挂在枝叶稀疏的树梢上，所有声音听起来都很遥远，从窗户里传出悦耳的慢板音符，网球场的白框线在月光下闪烁，空荡荡的游泳池忧伤地等待夏天的到来。二楼有个金发女孩，个子不算高，蓝色眼睛，肌肤滑润，犹豫不决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

“你要穿那件黑色紧身衣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蓝色长裤呢？”丹妮拉在她的房间里大喊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不然你穿九分打底裤好了。”

丹妮拉站在门口，看着贝比床下的抽屉打开着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了一地。

“要不我穿这件……”

丹妮拉跨过地上各种颜色的布鞋，全是 37 号。

“不行！那件你不能穿，因为我很喜欢。”

“我就是要穿这件。”

贝比挺起上半身双手叉腰：“不行，这件我还没穿过……”

“你早就该穿了。”

“然后再让你把我的衣服撑大？”

丹妮拉嘲弄地看着她姐姐说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？是你把我的衣服撑大好不好！那天你穿我的蓝色紧身裙出门后，那件衣服就严重变形了。”

“关我什么事？是齐克·布兰德利扯的。”

“什么？齐克对你动手动脚你居然没跟我说？”

“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
“不会吧！把我的裙子都弄成那样儿了！”

“只是看起来松了点儿而已。你觉得这件蓝色外套配桃红色衬衫怎么样？”

“不要转移话题，告诉我怎么回事。”

“你知道这种事就那样啊！”

“我就是不知道啊！”

贝比看着妹妹。没错，她不知道，她还没有机会知道，她太胖了，穿什么都不好看，自然也不会有人拉扯她的衣服。

“没什么，你还记得那天下午我跟妈说要去帕琳娜家看书吗？”

“对啊，然后呢？”

“我那天跟齐克去看电影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电影不怎么好看。仔细想想，他也不怎么样。”

“讲重点！裙子到底是怎么被拉松的？”

“电影开演了10分钟，他就开始坐立难安了。我心想：这个电影院是不怎么舒服没错，但齐克应该是另有所图。果然没过多久，他就靠了



过来，手放到我的椅背上。你觉得我穿那套扣子在前面的绿色连衣裙怎么样？”

“你还没讲完呢！”

“反正，后来他的手就从椅背慢慢地滑到我的肩膀上。”

“那你有什么反应？”

“我……我没什么反应，假装没注意到他在做什么，继续看电影，但其实心里很紧张。之后他把我拉过去，亲了我。”

“齐克·布兰德利亲了你？哇！”

“你干吗那么激动？”

“他挺帅的。”

“对，可是他太自以为是了……一直左顾右盼，不停地照镜子……总之到了电影下半场他几乎立刻回到备战状态，还买了甜筒给我。电影变得好看多了，或许是因为坚果口味的甜筒真的很好吃，所以我分心了。不知不觉他的手越移越低，对我来说实在太低了，我试着把他的手拿开，他却无动于衷。后来他就开始拉扯你的蓝色裙子，所以才变松的。”

“真是个大色狼！”

“对啊，他死都不肯放手，你猜他后来又干了吗？”

“他干吗？”

“他解开裤子，抓住我的手往下拉，反正就是往他那里拉……”

“不会吧，他真是个大色狼！后来呢？”

“为了让他冷静下来，我只好牺牲甜筒冰激凌，把它塞进齐克解开的裤子里……他跳得老高！”

“干得好！你是对的！不能让他占便宜……”

说完两人大笑。丹妮拉在欢乐气氛中，悄悄带着绿色连衣裙离开了。

楼下的书房里，克劳迪欧坐在克什米尔羊毛装饰的柔软沙发上填装他的烟斗。虽然填装烟草的过程很有趣，但这其实是他妥协的结果，他在家不能抽烟，每次一点烟，不是被网球好手的老婆拍倒，就是被过度重视健康生活的女儿逮到，所以只好改抽烟斗。“烟斗让你看起来更有气质，也更有头脑！”他老婆拉法这么说。而他也确实认真思考过，不如把烟藏在外套口袋里，嘴里叼根木头，也不用跟她争辩。

他抽了一口烟斗，同时把电视频道全转了一遍，他知道自己会停在哪一台。几个女郎从舞台两侧的楼梯上走下来，唱着很蠢的歌，展现她们坚挺的上围。

“克劳迪欧，你好了没有？”

他立刻切换频道，“老婆，当然好了。”

拉法看着他，克劳迪欧坐在沙发上没动，信心有些溃堤。

“拿着，换一下领带，戴这条酒红色的。”克劳迪欧解开他最喜欢的领带，按了下遥控器。美丽的少女不见了，屏幕上只剩下可怜的家庭主妇对着一面字母墙，努力猜对答案好赢得奖金致富。他换上酒红色领带，专心地打着领结。

姐妹俩房间中间的小浴室里，丹妮拉正在用力画眼线。

贝比走到她身旁。

“我穿这件如何？”

贝比穿了一件玫瑰印花连衣裙，腰部微微束起，裙摆随着柔软的臀部线条垂坠。

“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不是非常美？”

“很不错。”

“为什么你没有说非常美呢?”

丹妮拉还在努力把眼线画直，好让自己的眼睛显得长一点儿。

“我不喜欢这个颜色。”

“不要管颜色……”

“我不喜欢这么厚的垫肩。”

“不要管垫肩……”

“你也知道我不喜欢花。”

“那就不要管花不花的。”

“好吧，非常美。”

可是贝比听了并没有很高兴，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听到什么，拿起从马尔代夫回来时在免税商店买的香水，离开时撞了丹妮拉一下。

“喂，小心点儿!”

“你才应该小心点儿，要把眼睛弄黑我来动手比较快，你化什么妆啊你!”

“我是为安德烈化的。”

“哪个安德烈?”

“安德烈·帕洛比，我在学校外面认识他的。他当时在和高一的玛拉和法兰琦丝卡讲话，等她们走了之后，我跟他说我们三个都同班。现在这样，你觉得我几岁?”

“比较老，至少15岁。”

“我本来就15岁!”

“这里要淡一点儿。”贝比用舌头沾湿食指，在妹妹的眼皮上抹了抹。

“好了。”

贝比扬着眉毛看着妹妹。

“这样看起来有 16 岁了。”

“还是太小了。”

“女儿们，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拉法站在家门口，设定警报系统，克劳迪欧和丹妮拉匆匆从她面前走过，贝比走在最后，全家一起进入电梯，今天晚上的节目即将开始。克劳迪欧调整领带结；拉法不断用右手梳理头发；贝比关心的则是身上垫肩过宽的深色外套；丹妮拉照着镜子，心知一定会被母亲盯上。

“你的妆会不会太浓了啊？”

丹妮拉开口想要回答。

“算了，我们已经迟到了。”这回拉法在镜子里面盯上了克劳迪欧。

“我等你们很久了，我八点就准备好了！”

电梯在一阵沉默中走完最后几层楼。门房老婆的炖肉香味飘进电梯里，那西西里独有的香味和他们每个人独有的香水味混在一起。克劳迪欧笑了：“是特拉诺娃太太，她做的炖肉真的很好吃。”

“她放太多洋葱了。”拉法很笃定地说。她这阵子都偏好法国菜，搞得大家都不知所措，女佣更是绝望透顶。

奔驰车停在大门口。

拉法发出欢乐的欢呼声，每次有重大节日（不管是否快乐，但一定很费钱）她都会如此，她一屁股坐进前座，两个女儿坐到后面。

“你们为什么要把摩托车停得那么靠外？”

“还要再靠里？爸，你不懂……”

“丹妮拉，不可以这样跟你爸爸说话。”

“妈，我们明天可以骑摩托车去上学吗？”

“贝比，不行，天气还很冷。”

“可是我们装上挡风罩了。”

“丹妮拉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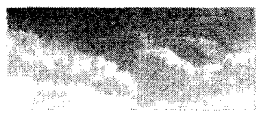
“妈，我们所有同学都……”

“等我看到你那些同学全都骑摩托车出门再说。”

“你担心的话，她同学会开辆全新的标致来接她，跑得比摩托车快多了。”

经过花坛、门房，铁门慢慢拉起，奔驰车如同每一晚，等待红色长条铁栅门缓缓升起。克劳迪欧向门房点了点头，拉法则忙着结束这个话题。

“下个星期天气如果暖和点儿了我们再讨论。”



## Chapter03 >>>

敏捷，一身黑衣像夜一般黑。他的摩托车后视镜里映照着别人的灯光，到了广场稍微放慢速度看看右侧有没有来车，之后就加速驶入主路。

“我好想他，我们两天没见了。”

这个漂亮女孩一头棕发，绿色眼睛，小巧的屁股包裹在牛仔裤里，她正对着微胖的金发女孩笑着说。

“玛姐，你也知道这种事，即便做过了也不代表什么。”

两个人坐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抽着烟，努力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型、更老成一点儿。

“不一样，他朋友跟我说他从来不主动打电话约人。”

“难道他打电话约你了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哼！说不定他拨错号了。”

“两次都拨错？”

玛姐露出微笑，一句话就让朋友闭嘴的感觉挺爽的，虽然有人还不肯认输。

“不过他朋友的话也未必完全可信，你看看他们都什么德性。”

离她们不远处那几个男生的肌肉和摩托车一样有力，卡洛、鲁可尼、浩克、维托里奥、邦尼、斯克罗，还有其他人，这些名字背后都有个沉重的故事。他们没有固定工作，有人口袋空空，但日子照样开心过；他们是好朋友，这就够了；他们很爱斗嘴，斗不完的嘴；他们坐在配有原装四缸排气管的哈雷重机 350IV 上，不然就是有更大噪音的四合一经典款。这都是他们渴望已久的梦想，经过无数次恳求，父母才同意买给他们的。有些钱则是来自某个倒霉鬼把钱包放在摩托车座椅下的行李箱里，或是放在很容易掏空的夹克口袋里。

男孩们俊美、笑容迷人，大手比画着描述那次吵架。

女孩们比较沉默，微笑着，几乎都是偷溜出来的，骗家人说要去某个朋友家过夜，却跑来这里坐在这些男孩旁边，成了说谎的小孩。

一阵死寂。突然间一声怒吼划过天际，那是斯特的摩托车，在弯道压车后拉起车头，直冲到人群中才刹车。

摩托车脚架仿佛弹簧刀刷一下弹出来立在地上。斯特下了车，脱下夹克。

他从那帮男孩手中接过啤酒，仰头喝了几口，等他重新低下头来，遇上了玛姐的目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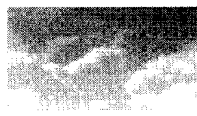
“嗨。”

她柔软的唇，浅浅的粉红，噙着地低声打了个招呼，小小的洁白的牙齿平平整整的，闪着光，翠绿色的美丽眼睛努力传递着心中的爱，却徒劳无功。太过分了！斯特走到她身旁，看着她的眼睛，玛姐回望他，她无法动弹，无法做任何事情，无法让那发了疯乱跳的心脏停下来。

“帮我拿着。”

他把劳力士的不锈钢表链打开，把手表交到她手里。玛姐看着斯特走远，紧握着手表送到耳边，听着轻轻的滴答声，跟几天前他枕头下的声音一样。他睡着了，而她在寂静中盯着他看了好几分钟，仿佛时间都静止了。





## << Chapter04

两年前的佛莱明区。

一个平常的下午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的摩托车是全新的，还没改装。  
斯特在试车，经过佛莱明咖啡馆听到有人叫他：

“嗨，斯特凡诺！”

叫他的是安娜·莉萨，是他在派普迪斯科认识的漂亮金发女孩。安娜·莉萨走过来，他停了下来。

“你怎么会来这里？”

“我去朋友家念书，现在正要回家。”

突然有人从斯特背后把他的帽子扯了下来。

“我给你十秒钟时间离开这里。”

那是一个叫波比的家伙，比他魁梧很多，站在他面前，手里拿着他的帽子。当时很流行那种帽子，佛莱明一带人人都有一顶，彩色的，某个女孩手织的。但他的帽子是妈妈织的，代替了那个还没出现的女孩。